

· 巴蜀名医 ·

DOI: 10.26946/j.cnki.1000-3649.sczy.2507020005

常德贵教授诊治男性不育症学术经验

郭鑫磊¹, 张静益¹, 俞旭君^{1,2}, 袁仁斌¹, 田兴兆¹, 赖雨¹, 常德贵^{1,Δ}

(1.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代谢性疾病中医药调控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四川 成都 610075; 2. 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7)

摘要: 常德贵教授深耕于男性不育症三十余年, 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与经验总结, 对该病的治疗形成了独特的临床经验。其认为男性不育多与肾、脾胃相关。肾为先天之本, 是决定人体先天禀赋、生长发育、脏腑功能的根本; 脾为后天之本, 若先天不足者, 可通过后天调养补益。故常师在男性不育的治疗中极重视肾与脾胃, 提出核心治法当为“补肾益脾”, 并根据病机不同, 在核心治法的基础上分湿、热、瘀、郁论治, 在治疗过程中随证治之, 并自拟经验方, 取得了良好临床效果。本文将相关经验进行整理和总结, 旨在为学者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参考, 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男性不育; 病因病机; 名医经验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649(2026)06-0001-05

Professor Chang Degui has academic experience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male infertility

GUO Xinlei¹, ZHANG Jingyi¹, YU Xujun^{1,2}, YUAN Renbin¹, TIAN Xingzhao¹, LAI Yu¹, CHANG Degui^{1,Δ}

(1. Sichu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gulation of Metabolic Disease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2.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Chang Degui has over 30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male infertility. Through extensive practice and continuous reflection, he has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therapeutic approach. He believes that male infertility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kidney, spleen, and stomach. The kidney, as the congenital foundation, fundamentally influences innate constitution, growth, and visceral functions, while the spleen, as the acquired foundation, allows for postnatal supplementation when innate endowment is deficient. Therefore, in treating male infertility, Professor Chang emphasizes regulating the kidney, spleen, and stomach, proposing “tonifying the kidney and fortifying the spleen” as the core therapeutic principle. Based on different pathogenesis, he further tailors treatment by addressing dampness, heat, or blood stasis as necessary, adapting flexibly according to the progression of the condition and formulating empirical prescriptions accordingly. Significant clinical outcomes have been achieved.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his relevant experience, aiming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cholars and clinicians in guiding practical treatment.

Keywords: Male infertility;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Famous doctor experience

近年来, 随着中医药在男性不育症理论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 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 中医药在治疗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精子症、无精子症、死精子症等男性不育症方面积累了大量临床研究证据, 具有疗效明确、不良反应较少等特点。中医学早在《黄帝内经》等经典专著中就已提出“生殖理论以肾为轴心”的

观点, 认为男性不育的根本病机在于肾精亏虚, 因此治疗不育多用补肾之法, 这也是历代多数医家的共识^[1]。然而, 不同医家在具体治疗方法上却各不相同, 采用方剂也千差万别^[2,3]。

常德贵, 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2274534)。

第一作者: 郭鑫磊,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E-mail: 784487775@qq.com。

^Δ通讯作者: 常德贵,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 中医外科学, E-mail: changdg@cduetcm.edu.cn。

引用格式: 郭鑫磊, 张静益, 俞旭君, 等. 常德贵教授诊治男性不育症学术经验[J]. 四川中医, 2026, 44(6): 1-5.

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委会主任委员^[4]。从事中医男科医、教、研工作三十余年，对于男性不育的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从男性不育症的病机出发，遵循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原则，提出谨守肾脾之盛衰，分湿、热、瘀、郁论治，以补肾益脾、清热利湿、化瘀行气为治则，临床疗效满意。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常师2023年9月至今的医案，兹就其经验介绍如下。

1 病机

常师在结合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男性不育症以肾虚、脾胃失调为核心病机，湿、热、瘀、郁为病理状态。由于男性不育症并非一种独立疾病，除去部分先天性疾患，大多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一种临床表现，故应重视整体观念。

1.1 阳化气，阴成形，先天之本不足则精失所养

《黄帝内经》言：“阳化气，阴成形。”古代医家普遍认为肾虚是男性不育的根本原因。肾气为先天之气，内涵阴阳两气，肾之阳气乃人体一身阳气之本，肾阴为人体真阴之源^[5]，常师进一步指出，弱精子症主要责之于阳气的生化不足，尤其是肾阳温煦生化精子失职，导致精冷精薄之弱精；阴成形，阴性凝敛而主静，凝聚而促万物成形，为化生精液的物质基础^[6]。常师认为，肾之真阴先天失充或后天流失，精子失去真阴的滋养，既可致成形不足而形成少精子症，又可影响精子质量形成畸精子症^[7]。同时，阳化气与阴成形相互影响，阳化气不足导致阴成形太过，致使邪气产生，而阴性的湿邪趋下，郁久化热，挟热下行而扰乱精室，伤及精子，导致精子活动力减弱。

1.2 后天之本受损则先天之本无所养

“脾胃为后天生化之源”，肾精依赖于脾胃的滋养和其他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尽管男性生殖以肾藏精为关键，实则是五脏六腑功能的综合体现^[8,9]。脾胃功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常师提出，今人多因思虑过多、缺乏运动、饮食不规律伤及脾胃功能，使得周身失于濡养，气、血、津、精生化乏源，精室失养，从而不育。而肾中精气亏虚亦会影响机体气化功能，波及他脏。如肾火不能温煦脾土，则清阳不升、运化失调，进一步加重脾胃失运。

另一方面，《黄帝内经》言：“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强调脾胃作为后天之本对维持生殖能力的重要性。后天之本充足，

则可补先天之不足，从而保障生育能力。故在临床治疗中，常师极其重视脾胃的调理。

1.3 湿、热、瘀、郁致不育

《黄帝内经》言“肥甘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常师认为过食肥甘厚味会影响人体对酸碱平衡的调节能力，从而更易产生湿、热、瘀等病理产物。《石室秘录》亦载“多湿则精不纯……纵能生子，必然夭折”，说明痰湿之邪可扰乱精室，导致不育。现代患者工作压力大、嗜食肥甘厚腻，易致脾胃运化失司，化湿生痰，继而湿热下注，瘀阻精室，影响精子活力与质量。此外，当今社会快速发展，人们承受着来自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无形压力，常致部分夫妇因生育问题产生过重心理负担，进而情志抑郁。情志不畅易伤及肝脏，导致气血运行受阻，精液排泄不畅，精子因瘀滞失养而活力降低。

另一方面，湿、热、瘀、郁等邪实停滞较为多见。有形之邪停滞日久，必致血瘀气郁；瘀郁日久，又易生湿化热。四者既互为诱因，又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杂。血瘀既可与湿浊相兼为病，构成湿瘀互结，又可与热邪相互搏结；气机郁滞又可致血行滞涩，形成精室之瘀，甚至生湿化热，从而影响生育。及至后期成瘀，瘀血阻滞经络，导致旧血不去、新血不生，精血难以互生互化，生精乏源，进而加重肾精亏虚。肾气以肾精为物质基础，肾精亏虚则肾气衰竭，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血脉受阻，瘀血加重。如《医林改错》所言：“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10]。

2 临证经验

2.1 重视肾虚为本——补肾填精，养血畅脉

肾虚型不育患者，若肾阳虚衰，无法温煦精子，临床常伴有精神不振、畏寒、四肢发凉、腰膝酸痛、耳鸣、记忆力减退、自汗等症。若肾阴亏虚，生精乏源，精虫失于濡养，则症见腰膝酸软、性欲亢进、失眠盗汗、口燥咽干、舌红少苔、脉细弦等。

在治疗中，常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对于肾虚证患者常以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阳虚偏重多加入壮精汤提升补肾壮阳之功，阴虚较重者多用养精汤滋阴补肾，临证时随证加减。

壮精汤基于常师对“肾藏精，主生殖”之基本认识，其中重用菟丝子、枸杞子、肉苁蓉补肾填精，重塑肾主生殖的功能；肾为水火之宅，阴阳和而肾府安，若妄投大量阳燥药物，反使肾之阴阳进一步

失衡,故常师又以单味温而不燥之淫羊藿补助肾阳,取“少火生气”之意。并配合健脾益气之品以助脾胃运化及后天之气生成,后天之气充则可助益先天之气,使肾阳化气的功能恢复正常^[11]。养精汤是常师针对肾阴不足型患者,根据《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原则提出。药有气味薄厚之分,气为阳,味为阴,故本方用药上以气薄味厚、甘温之药为先,功在补肾养阴,使阴得阳助则源泉不竭。方中熟地甘温,养阴填精;当归辛润入脾,养血守中,流通阴气,运行周身;山茱萸益阴补髓,生水固精。三者共奏补肾养阴之功。《景岳全书》言:“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故常师常配伍巴戟天、淫羊藿等药物,使其益元阳,温补命门,助阳益肾^[12]。此两方,在肾虚型男性不育症患者临床治疗中,疗效显著。

此外,肾虚患者常兼见血瘀。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同源,肾精不足则气化不畅,影响血液化生,导致肝藏血失职、肝气郁滞,少阳之气不能升发,气机不畅、气血运行受阻,日久留滞为瘀血,二者相互影响^[13]。肾阳虚者易寒凝血瘀,肾阴虚者则煎灼津液,致血行不畅^[14]。因此,常教授在补肾的基础方中常加丹参、红花、赤芍等活血通络之品,以通经活络、又防止补而壅滞。

强精片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制剂,已运用数十年之久,具有益气补肾强精之效,对于阴阳俱虚的患者疗效显著,同时也广泛用于少、弱、畸精子症等不育患者的育前期准备。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等研究已证实,该药能显著改善不育患者的精子形态和动态,具有降低精子畸形率,改善精子形态结构等作用^[15,16],为治疗男性不育成熟且有效的药物,在常师治疗男性不育的过程中也作为一种常用治疗手段。

2.2 “先理中州,然后议治幽北”治疗原则

《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提出,脾虚导致的不育应“先理中州,然后议治幽北”治疗纲领^[17]。肾精来源于五脏六腑多余的精气^[18],脏腑精气充足则肾精饱满。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依赖脾胃补充,因此脾胃强健则五脏充实。《傅青主女科》云:“脾为后天,肾为先天;脾无先天之气不能化,肾无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不补脾,肾之精何以生成?”由此可见,脾胃功能正常对肾精生成至关重要。此外,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对气滞血瘀等证也有辅助治疗作用。故脾胃的调理不

可忽视。常师认为,对于脾胃失于健运的患者,治疗应从肾虚、脾胃不和的角度入手,并将其病机与“土壤学说”类比^[19]。肾精如土地,脾胃如施肥灌溉,肾精亏虚如“土壤贫瘠”,脾胃失调则如“灌溉不足”,旨在阐明“补肾”以改良土质、“健脾”以助生化灌溉的相辅相成关系。补肾益精为“施肥”,健脾益胃为“浇水”,若脾胃长期不和,土地不得滋养灌溉,必将影响其他脏腑功能,从而影响生育。故此,常师在使用理中丸加减时,常配合养精汤、五子衍宗丸等方剂,如盐菟丝子、枸杞子、五味子、覆盆子、桑葚、仙茅、淫羊藿等,在改善脾胃灌溉功能的同时,调理本就受损的肾脏,使脾胃功能恢复,肾精得以生成,进而不育之症得治。

2.3 清热利湿、调中除湿

湿热型为主的男性不育症患者,临床常伴有胸闷脘痞、心烦、尿浊、阴囊湿痒、口苦口干、大便干结或黏滞不爽、小便短黄涩痛等症。此类患者多为年轻人,平素嗜食肥甘厚味、烟酒辛辣,或因性事不节、感染邪毒所致,久而损伤脾胃,脾失健运,湿热内生。湿热下扰精室,阻滞气机,精虫失养;湿热灼伤精道及生殖精液。舌苔多黄腻,脉弦。

常师以清热利湿、调中除湿为治则,予半夏泻心汤加减,常用中药包括半夏、薏苡仁、黄连、干姜、党参、炙甘草等。若患者脾虚明显,可加用理中丸并辅以当归、熟地调理脾胃,健脾除湿;若后期因湿热日久导致瘀郁形成,亦可根据下文祛瘀理气经验适当加入相关药物。

2.4 祛瘀理气,以通为养

《血证论》云:“凡有所瘀,莫不壅塞气道,阻塞气机。”瘀血停滞可使精子受阻失养,影响其质量。血瘀的形成必然阻碍气机运行,而气机不畅也同样影响精液的生成与排泄。《傅青主男科》指出:“男子有交感之时,妇人正在性浓,而男子先痿,阳事不坚,精难射远”,说明情志不舒、肝木不调,导致男性阳痿,女子亦无法摄精成孕。气郁日久亦可化火,内扰精室,煎灼精子,进而影响精子质量。

因肾虚证患者常伴有血瘀表现,肾虚易致瘀血,二者互为因果,循环相生。故对于以瘀为主的患者,常师在选方时多在桃红四物汤等活血方的基础上加用二仙汤、养精汤等补肾方剂,合方治疗,以达到补肾活血的效果。

而对于气郁较为突出的患者,常师常随证治之,以逍遥散、柴胡疏肝散调畅情志。同时,因脾胃为

气机之枢纽，常合用归脾汤、理中丸等，促使气机升降有序，病情得以改善^[20]。

3 病证结合

常师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同样重视病证结合，认为在男性不育症的治疗中应以肾为本，兼顾脾胃以及患者体质，标本兼治。治本方略注重益肾健脾，调理肾阴阳、补充精气、疏通精道，常用方剂如五子衍宗丸、左归丸、右归丸等；治标则根据患者舌脉辨证施治，分清湿、热、瘀、郁主次，常用方剂如半夏泻心汤、桃红四物汤等。

对于弱精子症，常师认为其主要病因是肾阳不足，导致阳气生化功能受损，精子活力减弱。治疗应以温阳补肾为主，辅以清热利湿、益气活血，常用壮精汤加减。少精子症则与肾阴亏虚相关，肾阴是精液化生的基础，治疗以滋阴补肾为主，兼调肝健脾，常用枸杞子、熟地黄、山萸肉等，并结合仙茅、巴戟天等补阳之品，以达阴阳调和、促进生精的效果。畸精子症属精气不足的范畴，常师认为肾阴为精液化生的物质基础，治疗应以滋补肾阴为主，并配合甘温气薄之药，常用养精汤或五子衍宗丸加丹参、红花等以改善精子形态。免疫性不育症则是由于免疫功能紊乱，影响精子活动^[21]。此症多见正虚邪实，治疗需扶正祛邪，重点调补肝肾，祛湿热瘀血，常用左归丸化裁、加味四妙散及桃红四物汤。精液不液化症与血瘀、湿邪密切相关，治疗应以滋阴益肾、消痰破瘀为主，常用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汤等加减。

4 综合调护与生活方式指导

常师认为，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应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现代人因生活条件改善，易安逸少动，久坐静卧，导致气机运行不畅，加上饮食不规律、嗜食肥甘厚味，湿浊内生，湿久化热，扰乱精室，损伤精子，影响治疗效果^[22]。因此，常教授强调患者应适量运动，每周至少五次，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运动时可自行调节强度。此外，需戒酒，避免进食辛辣刺激食物如火锅、烧烤、羊肉汤等。

常师还强调，规律的作息对不育患者尤为重要，建议每晚保持7.5小时以上睡眠。结合合理的生活方式，治疗效果会更显著。

5 验案举隅

苟某，男，31岁，2024年7月28日初诊。主诉：结婚半年，未避孕1年未育。患者近1年未避孕而未育，配偶曾于1个月前妊娠，但孕1个月时胚胎

停止发育后自然流产。患者平素性生活规律，性欲一般，近2周性交频率约1次/周，自觉勃起硬度欠佳，中途易疲软，插入后射精潜伏期约2~3分钟，射精无力，偶有腰酸。纳食尚可，睡眠一般，眠浅易醒，每晚睡眠时间约7~8小时，偶有小便不尽感，大便溏薄，每日1~2次。2024年6月30日于我院查精液常规提示：HDS 10.87%，DFI 17.22%。舌质淡稍黯，边尖红，苔黄腻，脉细数。辨证属脾肾亏虚，湿热蕴结，治以补肾益脾、清热祛湿。处方如下：枸杞子20g，盐覆盆子15g，盐车前子15g，五味子10g，盐菟丝子30g，党参10g，干姜10g，炙甘草5g，酒白芍10g，盐黄柏20g，麸炒苍术15g，法半夏15g，丹参10g，红花5g，熟地黄15g，山萸肉10g，连翘10g。共7剂，每两日1剂，水煎服，早晚分服。另嘱患者保持规律性生活，每周1~2次，饮食忌辛辣，每日保证睡眠7.5小时以上。

二诊：患者腰酸症状消失，勃起硬度及性欲较前改善，射精潜伏期延长，但仍感射精无力，睡眠质量仍一般。舌淡，苔白，脉沉细。初诊方去盐覆盆子、盐车前子、党参、法半夏、丹参，加太子参10g，酒川芎15g，酒仙茅30g，炙淫羊藿30g，盐巴戟天15g，肉苁蓉15g。继予7剂，煎服法及注意事项同前。

三诊：2024年8月30日复查精液常规示HDS 8.63%，DFI 13.54%，均已恢复正常。患者对不育治疗效果满意，转而要求调理勃起功能及性生活时间，因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故不予赘述。

按语：本例患者初诊时以不育为主诉，伴见腰酸、性欲减退、勃起不坚、射精无力、眠差等症状，结合精液检查异常及舌脉表现，辨证属本虚标实。腰酸、性功能减退、射精无力，皆为脾肾亏虚之象，肾阳鼓动无力，精室失养；舌淡黯、脉细数提示虚中夹瘀；舌边尖红、苔黄腻则属湿热内蕴。故立法以补肾益脾治其本，清热祛湿治其标。方选五子衍宗丸合熟地黄、山萸肉益肾填精；配合理中丸加减健脾和中，以后天养先天；苍术代白术，取其燥湿健脾、宣通阳明之效；另佐法半夏、连翘清热化湿，丹参、红花活血通络，酒白芍柔养调和。

二诊时湿热之象渐退，故去车前子、覆盆子、法半夏等，加强温肾益气之力，易党参为太子参，并入二仙汤之类，以助阳益精，兼顾益气通络。

至三诊，患者精液指标复常，症状显著改善，体现辨证准确，方药契合病机，故获效满意。

本案治疗上谨守病机，以补肾填精为本，清热祛湿为标，兼顾理气活血；方药随证灵活化裁，初诊补肾益脾、清化湿热，二诊转而强化温肾疏肝、通络起痿之效。通过精准辨证与动态调方，终使肾气得充，肝郁得舒，不仅精液质量复常，勃起功能亦获显效，充分体现了中医分期论治、调神与振痿相结合的诊疗优势。

6 总 结

综上所述，常德贵教授基于三十余年临床经验，构建了以“肾虚、脾胃失调为核心，湿热瘀郁为标”的男性不育症病机理论，确立以“补肾益脾”为治疗根本，并灵活结合清热利湿、活血祛瘀、疏肝理气等法治其兼夹，形成了一套病证结合、标本兼治的诊疗体系。同时，常师始终坚持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高度重视生活方式的综合调护，临床疗效显著，为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 冯隽龙, 厉将斌, 孙松, 等. 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研究与展望[J]. 世界中医药, 2024, 19(16): 2521-2526.
- [2] 杨勇, 李海松, 王彬, 等. 名中医李海松运用“五辨”模式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经验[J]. 陕西中医, 2024, 45(5): 683-686.
- [3] 刘胜京, 王福, 郭军. 基于脑-心-肾-精室轴理论探析男性不育症中医学术源流脉络[J].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25, 31(1): 81-84.
- [4] 尤耀东, 俞旭君, 黄晓朋, 等. 常德贵教授基于《内经》“温之以气”理论辨治畸形精子症经验[J]. 四川中医, 2020, 38(12): 16-18.
- [5] 谷口桂也. 常德贵教授治疗男性不育症的辨证思维及用药规律分析[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
- [6] 许建桥. 148例不同证型男性不育者精液的实验室特征[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6, (11): 846-847.
- [7] 常德贵. 男性不育症病证结合诊治策略与研究实践[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42(11): 1291-1292.
- [8] 冯隽龙, 代恒恒, 王继升, 等. 基于五脏气化论治不育症探析[J]. 现代中医临床, 2022, 29(3): 69-72.
- [9] 方跃坤, 陈盛德, 谢作钢, 等. 从脾胃论治男性不育[J]. 新中医, 2024, 56(21): 185-190.
- [10] 黄念文, 李海松, 王彬, 等. 基于虚、瘀理论探讨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的辨治思路[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7(3): 297-301.
- [11] 刘德宏. 壮精兴嗣汤对肾阳不足型弱精子症患者精子活力、生殖激素及精子MMP影响的临床研究[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3.
- [12] 高翔. 养精汤治疗肾阴亏虚型畸形精子症患者的临床研究[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
- [13] 姜子祥, 赵子寅, 陈雪松, 等. 基于“肾虚血瘀”病机核心探讨秦国政教授运用通精助育汤论治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J]. 云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8(1): 76-79.
- [14] 邓宇飞, 翁治委, 周少虎. 周少虎教授治疗男性不育症经验总结[J]. 中国性科学, 2019, 28(8): 127-129.
- [15] 董良. 强精片对肾虚血瘀型弱畸精子症患者精子DNA完整性及ICSI妊娠结局的临床研究[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6.
- [16] 杨雪梅. 强精片对弱精子症大鼠精子线粒体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20.
- [17] 王均友. 先理中州, 然后议治幽北——读妙一斋男科病案一则[J]. 光明中医, 2009, 24(1): 116.
- [18] 党西宇, 路世宽, 李计锋, 等. 基于“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角度探讨调节肠道微生态治疗特发性不育[J]. 中西医结合研究, 2023, 15(2): 127-30, 40.
- [19] 孙龙吉, 李海松, 王彬, 等. 基于“土壤学说”探讨少精子症的论治思路及经验[J]. 云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6(6): 43-46.
- [20] 林少煌. 疏肝行气补肾汤治疗男性不育(肝郁肾虚型)的疗效及对精液液化的影响[J]. 北方药学, 2024, 21(7): 115-117.
- [21] 徐新宇, 叶有骏, 崔云. 中医药辨治免疫性不育研究概述[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4, 48(2): 260-266.
- [22] 马艳华, 王俪蒙, 李丹. 干预生活方式对男性不育患者尿酸及精液指标的影响[J]. 中国处方药, 2020, 18(12): 196-199.

(收稿日期: 2025-07-02; 本文编辑: 叶世英)